夷堅志

夷堅丁志卷第三 十七事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近村龍首院夜有擲瓦擊牕者疑寺僧所爲旦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永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塼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

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恣具邪佷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牢不可啓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踈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疇昔 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歿柩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

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雲林山

臨川徐彦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即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有鬚徧體皆濕下床叱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大叫走出得脫不知何怪也

孫光禄

鄭人贈光禄大夫孫俣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

恪夢與弟河東尉悚侍父及客張彥和者同游山寺光禄令煑麪恪辭以飽彥和亦不食而起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禄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里耳彥和曰幾有十里光禄曰然葢楊妃村只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訃音至亦相從卜葬正與光禄同日既過墳寺寺僧饌麪以供兩靈几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　翁忽告之曰君何爲作
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
有此翁　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爲
試官時　一親舊在高等其　有私罵獨此事
耳　曰是也君以一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
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　公万
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　彌望不　極每

當僧齋時鍾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為竹林寺或
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
道逢一僧　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
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　到其
處深　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焉一小行者出
引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刹金碧
奪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
天走齋少頃歸矣坐艮久望空中僧百餘駕飛
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擎書授之且

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壁千尋喬木参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舉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舉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嘗坐此謫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木謂然走謁故人高伸尚書丐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

作典令吾爲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一事耳何不便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伸曰君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伸命楷書吏立謄寫以入遂得廸功郎時張天覺爲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髣髴如犬或如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痏一民夜坐簷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絕

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臥於地已死如是者不一明年而爲金虜所陷

翁起予

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未鬚豹褌持木骨朶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詭青面者不

疾而卒朱鬛者得疾還返死于家翁獨無恙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爲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迮迮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內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呱呱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右十事皆鄭人孫申元翰所録

窓櫺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湍掌僧司文籍與其輩二人以

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湍善鼓琴暗中搏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以為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牕甚響僧起再明燈即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尺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嗔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人執之一人啟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鬼使可成擒也婦人稍下據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揖

帳而登僧始聳然如體挾氷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趍而下自爲拚帳取鉢便溺其勢如傾斗水退至火邊大聲吼雷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湍琴猶在膝驚鼻定方復起共坐達旦明日告邑胥皆莫如何怪其室今爲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　凡克中自撫州金谿攜僕卒十餘人往廣州省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爲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

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承故妄言恐我且
吾一行不爲少止有物怪豈不能禦竟宿焉衆
僕處外三僕在堂夜且半内外諸門忽同時洞
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爲盜扶劒聽上須其入
而殺之亢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
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悪少年
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髪袒裼各
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凡後衆
鬼入室盡挈箱篋出并帳亦掣去取行庖食物

啖嚼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并手足肝肺分挂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籠帳之屬元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也克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爲廣西幹官而卒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

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
卿愈它日復然自是常置坐側或與乳嫗介覰
則怪復至劉知祟所爲責之曰汝能爲怪胡不
施吾大婦閤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
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躡牀上凡列泥饅頭三
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
訪之無蹤婢妾良以爲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
曰兩泥童入宅甚久可以遣出僕入白之元無
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即隨逐之過墻角小廟

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禱曰自居官以來於事神之禮無所贖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績失衣皿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善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廨間話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絕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既之官兩子併夭世卿聞彼大樹起孽命卒伐爲薪劉氏

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爲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仲甫侍父大夫君恪如揚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狂從外來踞肆邸内出穢惡語周指孫居室謂曰此官貟性猛厲將執汝盡去之客愈喧勃不可禁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

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刺喉下立死邏卒以告兵官亟逮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元未嘗爲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爲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爲所累云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爲巨潮所

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柰歸計何妻訝其不祥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緋昔子宜即與妻縫緋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大一裾耳妻詣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爲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竈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目力不能到凡月餘預以死日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倩兩尼伴宿才過靈幃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愬孫來與問荅甚悉又數小吏某

人之過乞篚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 不幸死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爲邀僧惠瑜説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喪歸又對衆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嫁切不可作蓋汙門戶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不欲名 爲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愨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菓茹

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
暇食忽有煤塵落盌内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汚
處足矣何必弃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爲
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
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
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
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云宅内已
自辦之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
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寘

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舉體雕青故人目爲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爲盜數十發未嘗敗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施施自如巡檢邑尉數員累共集近舍窮索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欲洗心自新佯爲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革

又激諭使必得遂断其足來乃遣吏護致扣其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藏匿如值畢月烏則以月夜隱於烏巢之下值房日兎則當晝訪兎蹊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敗家居大屋而多棲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丨同行劫事既彰露課得觜火猴乃往水濵猴玃所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惡之明日復得前課又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脫理見康七來疑之欲引避為甘言所哄又念相與為盜十年

不應遽賣我纔相近右足遂遭斫尚能跳行數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按以裹斷處又行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一支折得故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爲羣盜之師鄉里苦之　右七事孫華說

夷堅丁志卷第三

夷堅丁志卷第四 十四事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舅女眞眞者凭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會有來議昏對者母扣其意云如眞眞足矣母愛之甚亟爲訪于凡凡言吾數壻皆官人而甥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此益自勤苦凡再試姑蘇輙不利女亦長大勢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凡憩于

臨安因赴飲舅氏眞眞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即還崑山故居遇姪輩於道邀同舟問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掣痛如寸截必以此死輩宛轉慰解且誚之曰叔少年有慈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爲姻黨所笑既至家館輩于外舍愈宿母榻半夜走出呼輩起曰恰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弟五）視之則眞眞也急下牀茫無所覩此何祥哉輩留旬日過臨安適眞

眞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瘳是時愈已病羸瘠骨立與母謁竪蘇城及門爲母言此病最忌噦逆及嘔血若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惡吐鮮血數塊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尚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爲尤甚故書以戒去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銓字子眞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

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寘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轂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熈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眞誥所

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
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筌乃來受上
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
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究來迎跨虎而行
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頋視左
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
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
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
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

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其衣冠端坐而卒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彥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檥舟宿泗間遇乞人年可千七八目瑩唇朱光彩可鑑異而問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搽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出一與劉擲其餘汴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

冐掖間復有菉豆數粒出亦取一與劉而擲

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

病蠱不能食即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如丹

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

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右二事見

休集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餧死入

年春邵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朴硝等物

造甲乘馬以行緣道踐人　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櫟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　晴霽與馬皆仆地死矣邵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牓一路以示戒

皁衣髽婦

婺源士人汪生乾道六年春過常州宜興爲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昏早衣頂爲兩髻貌絕美手捧漆柈柈中盛果饌別

用一銀杅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應深夜遣美妾獨出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舉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恣食又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愧恐放酒走出良久復入焉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公曰家間尋銀杅無處

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隱至酒室見古鐺甚朴柈杅皆在内周曰必此物也舉其腹視之乃唐乾封年造即碎之自此無所覩 汪説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覵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年客僧旦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殓時寺衆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

黄仲

還既而衆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
不悟也飢甚入厨取食畢自閉三門升佛殿
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
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窻櫺間月色如晝俄聞鈴
鐸音若數壯大負巨　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
又若失脚而墮遂　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
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摺於懷中少頃
衆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
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共往

扣則秀才果已斃四體如刀裂寺以告縣遣巡檢索忠者體究其事云王允老說

德清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猶不廢德清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効吏爲鬼挫辱宋忿怒謂（請）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誦呪極其精專乃仗劍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步旋繞忽震雷從空起樹高數丈大十圍從頂至根析爲兩又震數聲枝榦無巨細皆劈裂如

莫籌堆積蔽地怪遂掃跡

郭簽判女

湖州德清縣寶覺寺頃有郭簽判葬女柩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旣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扃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諳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間以鬼故不爲人所　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即日啓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榻枕劒而卧夜

漏方上女已颯然出豔粧鮮服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為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頗窘畏為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帖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鎮江酒庫

歐陽當世爲鎮江摠領所酒官以酒庫摧陋買民屋數區即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鎮江其人精治案魑魅不假符水呪祓蓋

自能默覿歐陽遇之於府舍即　謁邀至新居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聞者毛悚飯罷王語主人可視辟間視之蛇影大如椽長袤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丞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而不能記蛇事云右三事皆歐陽携說此其父也

胡教授母

處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溪水不流六月降霜蘆沉石浮閻陽寒泉高山一丘且言冥司處處令人報世間公直爲上勿攘田土錢物見專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載時乾道八年何德揚說

戴世榮

武翼郎戴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啓房門常見杯

柈殽饌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籩中時時火作燒衣物過半而籩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滃然尋即臥病或擲瓴甓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閭窻柱敲擊不暫停其音亦錚淙可愛驗擊處皆如繭粟痕歷歷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奪而覆之倉黃卻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湯決先跳躍作法爲二圓石中其髁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呪結壇作禮未竟遭濕沙數斗壅其頭項幾至

不免親戚來問疾者慮有所傷敗皆面辟而行百種禳禬無少効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籙鋪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榮足患小疽遭怪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偏布室中以避投石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盌楪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失蓋其日夜所擊之物也世榮疾篤見異物立庭下馬首赤鬣長丈餘須臾首漸低犬吼一聲躍空而去不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永雖富室子然鄉

里稱善人殊文不測所以致怪也趙氏兄善年說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壠中昂首疾行麥爲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爲十餘臠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過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率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開屋側喀喀

作聲趍而視則有蛇踞屋上垂頭簷間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爲人除害乃悉取血寘其家甆甕內詣鄰邸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厨飲虀汁客飯異（畢）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爲河中教授日胡德爲閽者說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浚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

鯽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
貯以巨桶并買楮鏹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
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爲龍類云

王立爊鴨

中散大夫史忞自建康通判蒲秩還臨安鹽橋
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爊鴨者
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
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
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書謁遂隨以歸且獻柈

中所餘一鴨吏曰汝既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别耳吏曰鴨豈眞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欒天未明齎詣大作坊釜竈燖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訖既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按下往往爲大

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奈何鴨乃人間物可
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
時時一來史竊歎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
不久於世乎立巳知之前白曰公無用疑我獨
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
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蓋史長子乳
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
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眞合作鬼錯極忿媼而
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

少頃焰起熅顏色即索然漸益淺淡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宋椿年說聞之於史

夷堅丁志卷第四

夷堅丁志卷第五 十五事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粢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即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粢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詰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

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文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絶矣崇不樂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嫁其嗣遂絶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

之凡歸須有以勴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甚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杖決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大必謀分析故云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粲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侍南雄通判闕居鄉里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卧床則已死氣雖絶而心微温醫巫拯療不効凡奄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鬼云爲漳州大廟所録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流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

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面訛其舍字不少差旦云外翁嫁我與大主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人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我未欲歸王亦使遂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

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胥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卒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四眼狗

建陽黃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然因呼爲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中衆犬屢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殺

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犬死獨四眼佚去過兩夕來夢於黃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乎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於黃明日再究詰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已復歸矣自是其宿後墻下又七年尚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醫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債自是絕口不言後五歲逸死又　歲劉之毋夢其來如平

常俯而言曰昔欠録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三更白牸生犢

張一償債

建陽鄉民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

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剥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鬻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梧羹啖里正乂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吴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安縣黄亭

鎮人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廊堂殿皆滿建陽人吳輝娶黃亭藍氏端午日妻歸寧正值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鍾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迨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者十之一悉若虛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為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句容人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伸道
馹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塗值
夜寒甚望山脚下園屋内爇火亟就之至則村
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
乃里正及鄰保懼爲蟲鼠所壞故共守以須句
容尉之來衆或坐或睡馹卒不敢久留獨出行
月色朦朧方前趍而屋内人有相踵者與之語
亦相應荅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馹躍而過後
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堇然馹回步扶掖則

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爲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遽馳走言失卻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舁還室舉置繩緥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強鬼附尸欲爲厲駛卒亦危哉

荊山莊甕

秦氏當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寧莊者保義郎劉穩主之曰荊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壬申

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曉如廁見群豬環　飲米
爲豬所摩微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
陳曰頃以瓦甕或木槽飼豕屢爲所壞前歲耕
夫獲此於上中　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
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
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潔光
采粲然是歲齎粗入謁秦府試以獻相君相君
視之乃眞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
即奏諸　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貟家犬

貟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晝解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貸其前過曰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黑身而白足名爲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牓募贖凡兩日餘老兵來報四偷方殺狗再食亟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洫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冐之於東門外城下琦　責將官猶以巳

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吠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即應及啓門搖尾而入銜人衣且拜且躍忻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卽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牓外閭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寃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建陽縣二十里間盖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陳秀公升之 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筊曰某家貧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侯舉三投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前既入城夢人白言盖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之其賔主禮神起謝曰公惠頋時吾適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筊公此舉即登科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齋戒密往禱 得

卜如所占果技鄉薦明年登甲科爲熙寧相

靈泉鬼魋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靈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爲鬼魋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爲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繞施數斧木中血流僕懼乃止還白爲王撻其爲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暈僕知不可免共買紙錢焚之祓

髮斫樹每下一斧即呼曰王撫斡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瘕發於背自言見祟物旣死祟猶不去衆爲別栽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祟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黃德琬巡警至高淳鎭見漁人檥舟十數泊岸傍不施罟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黃頰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黃命取驗之舉罟得數枚熟賑果病瘡正

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間亦踰旬方
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臼湖螭龍

溧水縣石臼固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
里爲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
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爲江水所壞
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修築時秦氏當國
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正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
有巨物浮宣江而下壓浪蔽川昂首游其間如

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携罔罟籃畚循水旁捕魚邑尉黃德琬適董役見之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逐而啖食但掠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丹陽湖而去至歲暮石臼湖氷合舟楫不通月望夜又一螭自湖中徙丹陽聲如震霆堅冰裂開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冰破處經兩日不合乃知圩隄決潰蓋是獸所爲也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群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搼其手劄

戟成林相近尺許卧一刀甚利至二更眾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叢兩手既釋稍扳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趍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具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却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願路

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殆遍坎中亦下搉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劒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刃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阜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柰何使至此扛置邸中眞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

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閒攜棍棒揮擊即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值暮冬大雪家人宴賞遣小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

色紫黑其母居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淋洗凍已極不知痛火頃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皮肉血皆成氷爲湯所沃故相激而斷此卷皆黄德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五